

# 在上海屋顶种一株，机器向日葵

## Plant A Mechanical Sunflower On A Roof of Shanghai

张小船 | 文



在上海M50艺术区七号楼屋顶的缩时影像装置。

《停滞》（*Cessation*, 2013），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 图片提供

约翰纳斯·兰坎普（Johannes Langkamp）是来自荷兰鹿特丹的新媒体艺术家。两年前刚从一个艺术学院毕业，一年前开始参加展览、艺术项目，也获得一些重要、不重要的奖项（沃纳德国际青年艺术奖和萨克逊艺术学会奖），和全世界的年轻艺术家一样，四处寻找着机会。

今年夏天，上海最热的那两个月，约翰纳斯由荷兰新媒体艺术机构 V2 推荐，来到 M50 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进行驻留创作。内容是他一直着迷的移动元素——“模拟太阳追踪”，太阳的幻象移动及我们与视觉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日常视觉存在/环境）。在最后的呈现中，这个名为《停滞》（*Cessation*）的 60 秒缩时影像（time-lapse video），循环播放着太阳在 24 小时内所经之“路”。诡异的是，太阳并没有移动，而是静止在了画面中央，太阳不动而整个地球万物——也就是画面中的天空、高楼在围绕着太阳旋转。约翰纳斯就是借用这样一种被忽略的物理常识来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角未必就是真理。

“在我们看来，太阳系的星辰时刻在移动，我们称之为‘升起’与‘落下’，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由地球自转而引起的视觉幻觉。通过这个装置，我可以捕捉到‘太阳的运动轨迹’，而其实太阳根本就没有运动。我觉得这个反讽很迷人。”这架能够360度旋转的摄影装置是约翰纳斯花了六周时间做成的，摄影机的倾斜角度与地轴平行而方向相反，每分钟拍摄一张图像，连续拍摄24小时，最后编成一个60秒的移动影像序列。这架装置就像一株好奇的葵花，直立在M50七号楼的屋顶，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转。“有一天，我醒来，发现它还在转……”

墙上同时展示的还有几件录像作品，都属于“录像速写”系列。我特别记得两个，一盏灯围着苹果电脑里的月球图绕圈作公转；一只手——应该就是约翰纳斯的手——不断地抚摸一盏白炽灯，非常温柔性感，像带着爱意在抚摸一个女人。他大概是真的爱video，作品名也几乎都是“录像”什么的——《录像速写》(Videosketch)、《录像带》(Video Tape)、《平衡录像》(Balance the Video)……录像，自然已算不上太新的媒体，但约翰纳斯探索录像的角度、使用摄影机的方式，却令“录像”这个媒介在他的观看中新鲜起来。在2011年，约翰纳斯规定自己在一个月中每天拍摄一段录像上传到网络。通过《每日一录像》(Everyday One Video)的密集练习，他发展出一套对待日常影像的方法——“录像速写”，多为快速、短小、笨拙的日常片段，在其中，他以一种闹剧般的幽默创造了视觉幻象。约翰纳斯觉得“录像速写”可以作为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长期研究。

约翰纳斯的家乡在荷兰与德国的边界处，原属德国，所以他说自己应该算是德国人。德国也好，荷兰也罢，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应该有很多，正在更多……就像在中国。但约翰纳斯身上有着一种老实的屌丝气质，这种老实（诚实）令他对媒介的观察和创造有一种执拗的劲头，好像要钻在摄影机、录像这种东西里一辈子，这当然并不坏，尤其在现在这样一种年轻艺术家普遍浮躁的环境下，约翰纳斯更像是一个就要发现什么的专心致志的科学家，而他在上海屋顶栽种过的那株“机器向日葵”，总是要迎着太阳开花的。

ArtWorld: 小时候有没有对数码一类的机器特别着迷？拆各种机器什么的……

J.L: 我记得那时很想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呢，每当我想发明一个东西时，脑袋里却总是空空如也。

ArtWorld: 你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是什么？“Videosketch”（录像速写）这种说法是你发明的吗？

J.L: 是的，这种实践允许我在考虑它们的艺术价值之前就去实验任何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这种基于过程的工作，常常将我带入一个未知方向，而正是在那儿，我找到了新作品的主题。我决定把无数短的录像、视频碎片放在“录像速写”的标签下，因为我感到这些基于日常的材料本身就有着巨大的价值。当然，它们并没有太具体的目的，而恰恰只（就）是实践本身。我常常就是将这些小想法具体化，有时它们并没意义，但只要我开始对这些素材进行加工，它们就开始自动产生了意义（效果）。到最后，我常常对它们进而演化为成熟的作品而感到惊讶。我特别想介绍一下这个词“Videosketch”，这是我练习思维的一种形式。

ArtWorld: 你把它视作什么, 视觉日记, 素材, 新的艺术门类? 你一共拍了多少个, 有没有数过?

J.L: 我觉得你可以叫它“视觉思考日记”。数量太多了, 有好几百个呢, 但我也没法准确说出一共有多少。我的电脑太乱, 我有八个移动硬盘来存放这些用于研究的视频。这是我决定给它们编码的原因。例如2012年的第158天的录像名就是158.12, 也就是2012年6月6日。

ArtWorld: 那肯定有特别多是再也不会看了……你一般用什么机器拍“速写”, 手机还是专业摄影机?

J.L: 我有一个小的家用录影机, 任何场合用我都觉得舒服。例如有一次, 我想办法把它固定在了铁轨交叉口的铁丝网上。手机当然更容易随手就拍, 从“速写”的角度来说更理想。确实, 我觉得所有那些即时发生的“速写”应该被收集在类似笔记本——真的笔记本——或是速写本上。现在它们大多消失在我硬盘的巨大空间里了。

ArtWorld: 发现你喜欢制造一种视觉的幻觉, 像《停滞》, 像《当风吹动时, 你能看见吗》(*Can You See the Wind When It Blows*), 我好像看见远处的风车碰到窗棂——这是真的吗? 而在《观看》(*View*)这个作品中, 由一些墙角线条所组成的变形的三维图象, 通过摄影机镜头变成了完美的二维矩形。

J.L: 对, 《当风吹动时, 你能看见吗》这个录像非常短, 是一次视觉上的意外(发现), 通过与摄影机各种视角间的不断游戏, 我发现在某一个角度可以创造出一个简单的幻觉。在窗外远方转动着的风车, 转叶突然拉近出现并碰触了我的窗框。我对这个视觉摩擦和冲突感兴趣。而且它并没有依靠任何后期剪辑或软件处理, 仅仅是通过摄影机角度的视觉错位来搅乱现实, 从而产生一种美。就好比, 试想一下, 你可以令风变得可见; 在《观看》中, 我对图形如何从摄影机的扁平视角经过投影而成为一个三维立体的空间感兴趣。所以我在两面墙的转角空间画了一个方形, 然而, 是通过摄影机的目光来画的。所以我有两个图像, 或者说两个视角, 两种观看, 一种是摄影机的视角——通过LCD液晶屏, 另一种是装置本身所画出的跨越两面墙的一个六角形。



《观看》, 录像装置 (*View*, Video Installation, 2011) 艺术家 | 图片提供

ArtWorld: 你对线条特别感兴趣吗? 在《停滞》的展示空间中, 我看到你用黑胶带把空间作了一些直线切割。包括《观看》、《录像带》等以往的许多作品, 空间中的线条也常常作为展示的一部分出现, 它们在录像装置中的功能是什么?

J. L: 嗯……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是这样, 线条在我最近的装置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也许我对线条疯狂着迷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直的, 但同时又可以产生角。角就是相遇。

ArtWorld: 对上海新媒体的艺术环境怎么看?

J. L: 我喜欢上海的各种展览和活动, 虽然找到“组织”花了我一点时间。除了展览, “上海黑客空间”也让我兴奋。我遇见的上海艺术家都很友好, 我常去胡介鸣的工作室吃饭。有一天, 我碰见了邱黯雄。

ArtWorld: 在上海驻留期间, 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J. L: 说实话我过了好些日子才习惯所有的事, 但最后却舍不得走。我希望在未来能再次到中国工作, 但必须让我在夏天之外的日子里选! 最大的挑战在于, 要非常耐心, 为最后的“一摄”做好准备。改装和搭建这个360度摄影机就花了我六周, 还要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上。我并不直接干预环境, 只是给了摄影机一些“视角”, 拍摄角度每分钟变换0.25度。而世界由此颠倒。

本来我打算在结束这个驻地项目后就开始下一个计划。但现在我感到, 必须继续我的视觉冒险, 去整个星球的屋顶装上这架“追踪”太阳的摄影机。